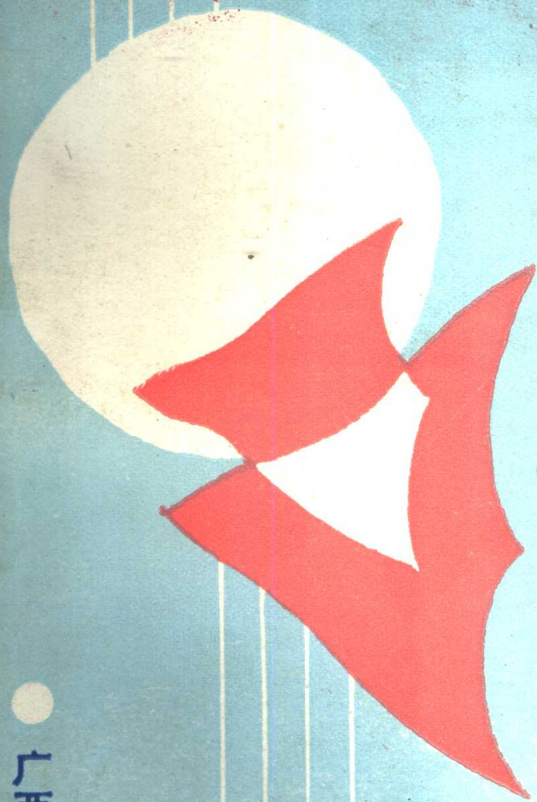


遥寄一片痴情

● 凌进 著

YAOJIYIPIANZHIQIN



● 广西民族出版社

遥寄一片痴情

凌进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灵山报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143千字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00册

ISBN 7-5363-1109-5/I·223 定价：2.60元

目 录

却道天凉好个秋（序）.....王小鹰（1）	（1）
永远的父爱.....（4）	（4）
妈妈的世界.....（12）	（12）
骨灰盒轶事.....（15）	（15）
由哀思所想起的.....（21）	（21）
抖不掉的菊情.....（27）	（27）
老祖宗.....（31）	（31）
皱纹.....（45）	（45）
择偶记.....（49）	（49）
我的小羊羔.....（53）	（53）
何必回上海.....（57）	（57）
遥寄一片痴情.....（66）	（66）
雄风.....（75）	（75）
二百四十七级台阶.....（79）	（79）
男儿泪.....（83）	（83）
怎能忘故人.....（89）	（89）
那忧郁的目光.....（92）	（92）
觅一汪滢滢波光.....（96）	（96）

王小鹰和她的丈夫.....	(100)
访女强人黄宗英.....	(104)
她从蓝屋里出来.....	(108)
陈阿婆.....	(113)
最后的一瞥.....	(124)
长白山拾忆.....	(127)
白棺.....	(132)
“六九”大逃难.....	(135)
悠悠的小舟.....	(140)
二十年后的聚会.....	(144)
溪口的随想.....	(150)
漫步在秦皇岛市的街头.....	(153)
虹桥新村掠影.....	(155)
北运河纪行.....	(159)
心曲起自淮安行.....	(164)
食趣.....	(166)
难忘桂林的吃螺.....	(170)
星座.....	(173)
远海的呼唤.....	(175)
渔人三重奏.....	(178)
春雨.....	(181)
希望.....	(183)
生命三部曲.....	(185)

燃烧的流云.....	(187)
黄昏中有棵老树.....	(189)
母亲河.....	(191)
致亡弟.....	(193)

后记

却道天凉好个秋

——序凌进散文集《遥寄一片痴情》

王小鹰

我以为散文乃文学中精品，散文若要写得好，一要有丰富真挚的感情，二要有敏捷锐利的思想，三要有深厚扎实的功底与修养。散文比小说更直接地显示出作者的性格、气度与经历。如今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写诗写小说的许多，甚至动辄洋洋几万言的也不少，而写散文的更写得好的难寻。表面上是散文不足以为，其实是散文难以为更难以为上品。以凌进三十余岁的经历和不及十载的“文龄”，已集得散文佳作一本即将付梓，是可喜可贺的。

我与凌进相识得早，在我印象中凌进是个感情丰富而容易冲动，充满理想主义且具有浪漫气质的女孩，我总以为她更适合于音乐与诗歌。她的早期作品充满澎湃的激情，但也有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诗强说愁”的缺憾。近日读了她的这本散文集，竟愣怔了片刻，字里行间已找不到那个风风火火爽爽朗朗的凌进了，却隐约着许多的沉郁和“欲说还

休”的沧桑感。我想，凌进长大了，凌进老成了。

凌进常常风尘仆仆地闯进我家，稀哩哗啦说一通话，又匆匆离去。岁月荏苒，凌进的女儿已十岁了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原本滋润秀丽的面庞上有了许多皱折；我说凌进你要注意保养了。她使劲搓搓脸，摇摇头，又无可奈何地笑笑。我读了她这本集子中的《皱纹》篇，我便十分地理解了凌进。那篇短文写得随意却深沉，女儿说：“大人都要有皱纹的，有了皱纹才是妈妈。”童稚之语中蕴含着质朴的人生哲理。

凌进的文风随着她皱纹的增长在渐渐地改变着，变得细腻而含蓄了。用词造句也趋于平实、简朴，感情蕴藉却更真切。与她的抒情散文相比我更喜欢她的记叙散文。《老祖宗》一文中那个要人称她“爹爹”的奶奶，语言极精采：“棒打出孝子，否则一个个都成了修正主义！”“什呢思想？重男轻女，把女仔送去受害，儿子留在身边，不是马列主义的做法。”新旧词汇相混，唯有些祖宗说得出来，活生生勾勒出一个“既追求新生事物，又如此怀旧”的“矛盾统一体”。《永远的父爱》中，女儿问父亲：“你是什么长？”父亲搓着他那肥大的脚板答：“脚掌。”一个随和慈爱的父亲形象只这两字便跃然纸上。读至父亲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跑步到邮局给远在农村的女儿拍加急电报，报告他恢复党籍的消息一节，不禁无语凝噎。文至此情深至极却无任何哗众取宠的词汇，最高的技巧便是无技巧。凌进的散文中我最喜爱的便是这组写亲情的了，必是因为这亲情深深铭在她心坎中，是任何造作所作不出来的。《骨灰盒轶事》读后让人沉闷，吐不出气，且引起的思索远远超过了事件的本身。

《遥寄一片痴情》事件本身就催人泪下，这完全可以大作文章去设制情节而成一篇小说的，凌进却不动声色地简简单单地说了出来，反倒让人有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。记人物中此篇当为最。我曾直率地对凌进说：“写王小鹰的那篇不好，因为它与别人写王小鹰的没什么两样。”凌进表示赞同。世事最贵在创造，文章也是。

游记散文要写好很难，庄子言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”写游记还得有许多地理天文历史等方面的知识。凌进的游记还没达到“文人融合”的艺术高度，这恐怕与她的阅历有关，另外我知道，写文章的外出游览常负有太多的使命，走马观花，故很难进入“物我同游”的神妙境界。不过那组《北运河纪行》以简洁的篇幅记述匆匆行色中的偶感逸事，倒也有滋有味地耐人咀嚼。

最后的一辑散文诗仍保持凌进激情而充满理想主义的本色（《远海的呼唤》），我曾羡慕地对凌进说：“你还年轻啊，要我写散文诗，我是一句也扯不出来的了。”有几篇读得出几缕苦涩（《春雨春寒》），我知道这是生活加给她的调味品。散文诗中最好的是《渔人三重奏》，豁达、幽默且富有哲理。

纵观凌进的散文，我想用“琳琅满目”来形容，题材多样、手法多样、风格也多样。凌进还年轻，她的创作还刚开始，她正在摸索自己的风格，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。不过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有统一的风格？如果一个作家能写不同风格的文章呢？这是理论家们探讨的题目了。

最后我要说，是岁月成就了凌进，而凌进也没有辜负岁月。

1990年春于上海

永远的父爱

如果说母爱是涓涓的流水，那么父爱就是浩瀚的大海。

——手记

九年前当父亲闭上他那厚重的眼帘，永远地与我们分别时，我就想给父亲写一篇能够倾注我全部感情的悼念文章，但终因千头万绪未能如愿。或许思得太深便无从下笔的缘故，每每想写父亲，握笔的手总是拿起了又放下，然后便是在案头呆坐。

实在的，父亲在我的童年中并无什么深的记忆，我只记得在我们姐弟五人中他最疼我，至于怎么疼法，我却无法叙述了，岁月长河留给我的只是淡淡的一抹，然而即令是这几笔淡淡的一抹，也是足能让我回味无穷的。

小时候父母亲是不常和我们在一起的，他们似乎有开不完的会，尤其是爸爸。我们姐弟五人便和奶奶度过无数个夜晚，听乏了的老故事再也调不起我们多少童稚的快乐，那时候只觉得夜晚很长很长。偶而有一天，父亲回来得极早，那便是家里的节日，呼啦啦吃完晚饭，我们便拥进父亲的房里，团坐在父亲的身边要他讲故事，这种时候父亲总不会让

我们失望。

“爸爸，妈妈的老战友来信都称她‘首长’，当时你是什么‘长’？”

“脚掌。”父亲搓搓他那肥大的厚脚掌。

“爸爸！，要是当初你不和妈妈结婚，会和谁结婚？”

“和另外的一个妈妈。”父亲狡诘地朝妈妈眨眨眼。

我们就象叽叽喳喳的小麻雀，时而笑声时而叫声，惹得隔壁的奶奶嫉妒地叹气：“到底是亲生的，娘老子一回来就冷落了我。”

还记得有一次父亲接待加纳的一位夫人，这位黑女人一定要父亲带我去让她看看，她说她极喜欢中国的小孩。父亲带我去了和平饭店，这位黑夫人见我吻了又吻，抱了又抱，还说等我长大做她的媳妇。我吓得躲到父亲的身后，生怕这位黑女人会把我带走。

父亲却哈哈地笑道：“好嘛，等孩子们长大，加深中加友谊么。”加纳夫人很高兴，临走时还送我许多小礼品。

回家后我告诉了妈妈，我说我决不做黑人的媳妇。父亲把我高高地一举，用胡子碰着我的脸连连说：“傻丫头，真是傻丫头，爸爸可不会让女儿嫁得那么远。”然后一本正经地继续说：“既然不做人家媳妇，就把人家送的东西还回去，省得将来人家真来找你。”

我真信了父亲的话，赶快把黑外宾送的化妆品、胸针、还有一只黑娃娃统统交给了父亲，尽管我是那样地喜欢这些小礼品。

事后我知道我父亲把这些东西全交了公，父亲多次接待

外宾，可他从不收别人的礼物，即使是剃须刀、打火机、自动笔之类的小东西，他也是如数上缴的。

童年时我没有尽情地享受父爱，我以为父亲爱工作胜过爱他的子女。那时候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把小手伸进父亲宽大的手掌里，然后由他搀着逛南京路，然后是爱吃什么他买什么。然而这仅仅是奢望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考进了外国语学校，当了住读生。对父爱的依恋随着集体生活渐渐淡薄了，我把周末回家仅有的一天时间都泡在和同学的聚会或游戏中，甚至两周回家一次。

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年龄，是开始萌生自主意识的年龄，是自以为是的年龄，我以为我要成为大人了，依恋父爱母爱是小孩子的幼稚。

对于我的任性，妈妈十分恼火，她是喜欢孩子们能和她交谈心里话的女人。一次口角，妈妈气得要甩我嘴巴子，是父亲用一句诙谐的语句支开的，“丫头大了翅膀硬了，谁愿意自己的丫头是软翅膀的哩。”

晚上我听见父亲对妈妈说，孩子大了应该让她有自己的世界，处于这种心理和生理发生变化的特殊阶段，我们应该理解她。

我没想到我竟然发展到不能理解父亲，甚至厌烦、怀疑起他。

我正是以这个特殊的年龄阶段，关心国家大事起来，在狂热的红色风暴席卷下，我以红五类的身份第一批参加了红卫兵，一声“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不说谁说？我们不干谁干？”的号令，使我忘乎所以到不知天高地厚。

偶尔回家，父亲总问，这周有没有碰过外语？我不屑一顾，革命还关心不过来，哪有时间学外语？于是父亲就发火，甚至有一天摔了只杯子。

事态的发展让我措手不及，有一天红卫兵总部通知我，说父亲单位通报，我父亲是走资派加叛徒。再以后便是抄家，办学习班，父亲隔离审查。

我一落千丈，当时的优越感荡然无存，我迷惘、我悔恨、我怀疑、我甚至不能理解父亲，这个爱讲战斗故事的父亲历史上变过节？尽管父亲多次对子女说要相信党，党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吗？纷繁杂乱的世界我无法理解，我只是感到丢人和委屈。

父亲的问题加码了，历史的、现在的缠纠在一起，象一团乱麻，实在无法理清。世界对于我来说象是翻了个个，我自卑地整天躲在家里，好象避瘟疫似的躲避任何人，甚至父亲。

父亲的形象在我眼里变了样，我把父亲语重心长的话都当作假惺惺，我认为父亲肯定有问题，要不每天怎么会有写不完的检查。

我不愿见父亲，每晚他到家之前，我便早早地上了床，好几次我听见父亲拉开了我的房门，站在我的床头呆望着我，好似有话要与我讲，而我却佯装睡着，我就这样隔阂了父亲。

第一批报名去了长白山，临别的晚上，父亲送别我的只有一句话：相信党组织会搞清我的问题的。我发觉两行热泪顺着他的眼角滚落下来，他急转身子走进他的房间。此时我多想扑过去拥抱一下父亲，我想对他呼出原谅我吧爸爸，然

而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。

第二天是妈妈送我上的火车，从此我和父母天隔一方，这年我十六岁。

一切远离了我，没有了人世间的纷轧，没有了红海洋的渲染，我以静谧下来的心常常凝望灰白的落日，常常远眺烟霭的远山，我想理清我心中的为什么，然而一股失落的情绪笼罩着我，使我理不清、理还乱。

父亲很少来信，有时信封里裹着的是一张贰元或伍圆的票子，信里没有一个字。从妈妈信中得知父亲的问题还没解决的眉目，父亲每月只有三十元的工资，他还死命地抽烟，尽抽一角二分一包的劣等烟。每每接到父亲寄来的钱，我都觉得烫手，于是我写信不让父亲再寄钱，我还把我种的烟叶寄回去，信中教他如何学着东北人自己卷烟抽。

我以为走得远远的，父亲问题的阴影不再尾随我了。我拼命地干活，让一种忘我的境地来超脱自己，我用拼命获得了许多荣誉，然而当村里的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的时候一纸外调函从上海飞来：“父亲被开除党籍，女儿怎能入党？请保证党组织的纯洁。”

同样，高考恢复以后我又想以自己的努力挤进这梦寐以求的殿堂，七三年我以高分成了好几个高校的争夺对象，然而当他们一打开我的档案，当他们看见了父亲的结论，又都悻悻而去，当初的热情化为冷冷的敷衍。

我失去了许多永远得不到的机会，学外语，这个对成份最敏感的专业远远离开了我，我很自卑，再也不愿挤身于老同学的聚会，那些已在上外、北外等大学读书的同学带着优越感的来信，我读后都悄悄地撕了，我让他们忘却我，我也

想永远忘却我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
父亲在落实政策的老干部队伍里，可算得最后一批了，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他才得以彻底解放，他被恢复党籍的那天，他是以跑步的速度往邮局给我拍了份加急电报的。

这年冬天回沪省亲，我发觉父亲老了，斑秃了的头发已花白，他虽然很开心，言谈举止近乎于一个得了100分的小学生，然而我感到父亲的高兴中有一股凄凄的苍凉，他的动作明显迟钝了。

好象是要补偿我什么似的，回家的第二天，父亲就约我去南京路，他说他补发了工资，只要我想要的尽管买。

我想起小时候想跟父亲上南京路的奢望，望着父亲忏悔似的殷勤，我的心在颤抖，我已没有了当年上街时的激动，然而我们还是去了，十年动乱后父女第一次这样悠闲地上街，我用长满老茧的手握着父亲青筋暴突的手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心在默契。

这一天我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，一件羊毛衫和几本书，花去一百多元。父亲只是说花得太少花得太少，他是想以这种方式补偿十年的父爱，我想如果此时我说我要天上的月亮，父亲也会去摘的。

“我感到很内疚，是我耽误了你的前途。”有一天父亲这样对我说。

哦，不，父亲。该忏悔的应该是我，我只求父亲对我的原谅，我的无知砥砺着我的心。我说，“我的前途会光明灿烂的。”望着慈爱的老父亲，我苦涩地笑了。

加速父亲衰老的是大弟的病故，双肩已经倾斜的父亲再也承受不了什么打击了，为了安慰悲痛的母亲，他把一切哀

伤饮吞进肚里，只要一有空，他便静静地坐着，我真害怕这种静坐会爆发出什么。

那时他曾写下这首诗句：“晚年天子多愁惘，日日夜夜思儿郎，十年酷劫催鬓老，‘二七’^①年华付南江。仰天长啸叹苍桑，瞑思宠儿断衷肠，难慰双亲梦中遇，奏歌当祭吾爱郎。”凝重的眷恋，凝重的悲怆摧毁了父亲的一切，我不知道义无反顾的反馈会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带来什么。

在我的女儿刚满月不久，在父亲捧着小外孙女频频许愿的时候，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。顽症来势凶猛，一下子击垮了平时身体还算健康的父亲。有人说这病是因为父亲抽烟厉害得的，我说这是“文革”的造孽，积郁成疾，父亲全然是被气的。

我在父亲的病榻旁，眼角总是涩涩的，我总想弥补自己的过失，我总想对父亲有所报答，然而父亲已病入膏肓。父亲不让我在医院久留，他要我早回去上班，他总说他不得事的，死神找不上他。“文革”那阵子他被打昏死过几次，不照样挺过来了吗？

我信了，我信父亲命大，我信父亲还会给我更多的父爱，于是我回到了单位。

记得那是个星期天，有人叫我接上海的长途电话，我的心在跳脚发软，我无力地拿起话筒，听见妈妈在电话里哭，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滚烫的父爱，我的心在倾斜，是丈夫的手臂支撑着我即将晕倒的身子，我铭心刻骨地记住了这一天的日子：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六时二十

① “二七”指大弟病逝时是27岁。

五分。

揣怀着浓浓的哀思，揣怀着博大的父爱，我至所以爱海，因为我时常思念着海一般的父爱。望着海，我会觉得是一种安慰，一种感动，一种说不出的温柔。我赤足淌进大海，那起起伏伏、轻轻重重的涛浪迎面扑来，我会感到这是父亲的爱抚，于是我会得到永久的慰藉，这慰藉浸了全身，沁入肌骨。

哦，永远的父爱。

1989·12

妈妈的世界

……妈妈，没想到您离休后，生活的激情竟象屋前那株葳蕤的松——苍郁、伟丽、深深地绿了。

六十三个春去秋来，难得一派如春的闲情，老枝爆发出新芽。妈妈，人要是有了生活的寄托，即令是黄昏夕照，也能采撷沉甸甸的欢乐。真的，从您的身上，我深深地相信了这个事实。

您脱去穿了几十年的蓝色两用衫，也赶起服装的新潮流。虽抵不上年轻姑娘的时髦，可同样知道夏天换上乔其纱衬衣，冬天裹着羽绒服。这是您吗？妈妈。这是一向衣着严谨的您吗？妈妈！人说，您哪象六十出头。飘逸的真丝纱巾，银灰色的西装裙，深咖啡的茄克衫，全毛呢派克大衣……加上满头还是齐齐的乌发，您给人的感觉是精神、凝重、端庄、典雅。老年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价值在您身上兑现。这一切都是从您参加了“老战士合唱团”开始的。

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刚离休时沉重的失落感使您不知所措，您耐不得半点寂寞，您习惯了医院的嘈杂。您在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脾气也变得暴躁不安。您常常默立在爸爸的遗像前，孤独、苦闷、凄凉。过去您也孤独，那只是在夜深人静时。白天您有工作，您只要一扑进您的白色的世界，